

春日书

(组诗)

□戈三同

春天

棉服 越来越显空荡,像有气无力
塌在身上,走到尽头的冬

替我揭下,扔远的,是一阵小南风
久与寒流抗衡的膀子,突然闪过空

久违的鸽哨,在天空又划出弧线
孩子的歌声,撞出围墙

通往远方的路,尽管还稍显坚硬
但我种下的脚印,每一个,都有发芽的可能

迁徙的鸟

微寒中,一只鸟
略显疲惫的样子,在飞

擦身又远去的
依次是房舍、灯光、一缕炊烟

它似乎萌动过
去碰撞运气,取暖的念头

但房子,是安放不下翅膀的
一棵树,也是

树叶般的身子,一闪就不见了
它的心,是今夜盛不下的辽阔

一棵树

那么空阔的草原
只有一棵树
一棵树一直把巨大的空濛
举过头顶

如果没有它的托举
天空会不会低下来
低到
鸟儿无法凌空

一棵树
仿佛用孤独的一生
提防着这种可能

街头鞋匠

市井喧哗,充耳不闻
阳光镜亮的神情,如佛

把一只,开裂的牛皮鞋
躬身,凑近老花镜

一锥子下去,骨节粗大的手
猛地抖动一下

憋足的气,顺着漏风的牙
刮出尺把长的风暴

仿佛那枚犯事的石子,是他从针眼里
一把摀住,又揪出来的

库布齐共识

□白晓明

远遁的是白天的热浪
慢慢升起的是远方的月亮
我在沙漠深处
借着点点星光
依稀看见了鱼的化石
和鳖蟹的木乃伊在虫鸣的悲哀中烤黄
刀劈斧削的戈壁峰峦
死而不倒的残躯胡杨

我的心窝和胸膛
已是一潭秋水
层层涟漪开始随风荡漾
我难道不能在冷季来临前
让这片沙漠披上些些绿装
哪怕是多种上几亩莎草或胡杨

快,趁着这缕月光
答谢冥冥之中护佑万物的上苍
发誓为子孙后代
撑起一片阴凉

□李柳

北方的冬天是漫长的,冷意萧萧把春夏奔放的激情浓缩在冰雪下垫伏安眠。在雪原深处的山下一个休闲的农庄里,依然洋溢着别样的怡情和丝丝缕缕的乡愁,诗情画意般的冬韵在山村摇曳。

沿赤承高速行驶,途径喀喇沁王府,恰逢集市。古色悠悠古建筑群熠熠生辉,而王府山门外的大街上,人影比肩接踵,熙熙攘攘,兜售土特产的村民挤满了整个街面,嘈杂的叫卖声充斥街头巷尾。好不容易从喧嚣的闹市突围,便走向曲折的山路,目光随即在白茫茫雪山脊背上扫描,深冬的阳光透过车窗懒洋洋地洒在身上,思绪却溜进苍凉的远端,我似乎看见牛羊或野兔从林间草地上漫游,这种扑面而来的大自然野性,涌动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图腾。路过的几个村庄红墙碧瓦,清新亮丽,点缀出新农村的画面。拐过一道山梁,一棵突兀直立的松树扑入视野,其树形与黄山迎客松如出一模,从树轮上评估至少二百年开外了。此树恰好长在山路转弯处,迎风挺拔,呈迎客状,再往里就是小牛群镇的辖区了。

这里就以迎客松命名为松树梁,我们要去的村子小梁底就在梁下。

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前面是一片树林,高的是杨树,墨绿色的是松树。透过脱光树叶赤身裸体的林丛可望见袅袅升起的炊烟。山顶覆盖着耀目的积雪,白得清亮,白得透明,山下清一色的砖瓦农舍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裸露出的衰草在微风中毫无表情,宽厚的阳光顶着孤寒颤抖着弥漫开来,给寂静的山村披上一层遥远的暖色。村前的小河已经结冰,昔日潺潺浅吟被冷藏在冰层最底层,而天空却是坦荡荡的蓝,蓝得纯净,蓝得让人心旌摇曳,棉絮状的白云幽浮在天边。驱车从梁顶来到梁底,穿过一座石桥,车头立着一块圆石,上面镌刻着三个遒劲的大字:小梁底。

哦,冬日里的山村,从迈进村庄的第一步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经过艺术化包装。村头的那座石拱桥,每个桥栏杆的石柱上都有一个石头自然型艺术雕塑,有的是十二生肖,有的是人物头像,采用的是素描式的雕刻手法,寥寥几笔,妙趣天成。过了桥是一座月亮门,里面

□张成龙

一想到都江堰看看,是因为不止一遍看了余秋雨《山河之书》中的名篇《都江堰》。当我冒雨匆匆从青城山赶到都江堰时,不由得兴奋起来,蜀国郡守李冰手握治水工具,似乎正在向我缓缓走来。

遥想公元前3世纪,动荡的中国,战国七雄对峙争霸,狼烟四起。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日益强大,雄心勃勃欲统一中国。秦国大将司马错向秦昭王提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军事主张。英明的秦昭王采纳了这一军事战略,在公元前316年举兵灭掉蜀国,并开始打造成都这一重要的战略基地。

古成都平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从高山连绵的松茂峡谷中汹涌而下的浩荡岷江,一到涨水季节,总是顺地势四下漫流,常常给在成都平原生活的先民带来可怕的洪涝灾难。

李冰奉秦昭王之命,担任蜀国郡守。他多次沿岷江而上直抵岷江源头,仔细观察水情,最终选择了岷江在山地与平原的交界处(现在的都江堰市)修建水利工程,引水直穿成都。

李冰征集竹木工料,征调数万民工,率众用笮石之法建成酷似大鱼之嘴的分水堤,又用火攻的方法,终于在八年开了一个缺口,这口子使玉垒山分出了离堆,也建成了宝瓶口。

宝瓶口的开凿,使得旱涝无常的四川盆地沃野千里,号为天府之国。秦国则利用这当时天下最大的粮仓,于公元前223年发粮率兵马顺江而下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难怪余秋雨在其散文《都江堰》中发出感叹:

乡趣

同样有些艺术雕塑,摆放的石桌石凳是小梁底村的休闲怡园。粗线条的雕塑虽比不上展览馆里工艺品精美,可这些出自本村农民之手,有一种朴实自然的野趣美。路北是一片空地,尚在幼龄期的小树摇头晃脑,被风干的荒草也跟着摇摆。林草间修铺简易步道,里面是一座人工假山。假山上的根雕造型尤为醒目,一只展翅翔飞的雄鹰,目光犀利,灵动而激情。更让我惊奇的是靠风扇摇动的水车,风扇有四个叶片,迎风舞动,带动下面手持摇柄的人,是用木头制作的,胳膊的关节能活动。随着手柄的摇动,把清水提上水车,来回循环,哗哗作响,伴着清水叮咚流淌出山村幸福的歌谣。现在是冬天,滴水成冰,你夏天来吧,水车转动,溪水清流,那才是仙境呢。

漫步在小梁底的街巷里,形态各异的工艺品随处可见。一块普通的石头,略加打磨就成了山顶洞人,或手握仙仗的老寿星。本来是根朽木,可经简单雕饰,删繁就简,竟成了栩栩如生的丹顶鹤或是拓荒牛。在一个巨型根雕前我驻足良久,这是一个猴子的造型,形象逼真,富有灵气,可能受到惊吓,拔腿欲奔。我想起几年前在神农架观看群猴在林中戏耍的情景,精灵的猴子见到生人惊慌逃窜,它们追逐的方式竟是在树杈间空中接力,像是在林间荡秋千或是在做单杠健身表演,它们从一棵树荡向另一棵树,准确无误,无一失手摔落下来,灵巧自如的动作令人叹为观止。眼前这只浅黄色的根雕猴子惊恐地望着我,随时都可能逃向密林深处,看样子是个公猴。

小梁底变得越来越淑润,越来越有品位,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村里的能人张久成。张久成是一位普通村民,却又有别于普通村民。他曾经去煤矿挖过煤,金矿打过工,还在工地给工人做过饭,过着和普通村民一样的日子,可是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和有别于其他村民的艺术思维。张久成只有小学文化,从小喜欢美术,天资聪颖,画啥像啥,特别爱钻研琢磨,经常会弄一些小发明出来。散落在村里的石头和树枝树桩,经他一侍弄就成装饰品了。他就像个魔法师,把小梁底村艺术化了,而这些提升山村品味和格调的元素,基本都是信手拈来,变废利用。用他自己的话说,无非是动动脑子动手而已。他把自家门前的这个小广场叫作创意园,虽然看上去简陋,却是村民每天早晚娱乐休

在都江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进入都江堰景区大门内,便是素有“川西第一名园”之称的离堆公园。离堆之名来源于当年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而形成的孤立山堆。入园前行近百米,只见数条水柱从地下喷射而出,形成一弯形水帘屏风,屏风中横躺着四根卧铁,那是内江淘滩的深度标志,复制陈列于此,是为了让游客更好的了解都江堰。过喷泉便是堰功道,是纪念历代治理都江堰有功的12位先贤功臣的。

在满耳的涛声中,已来到了伏龙观下。伏龙观,原系西晋所建伏贤馆,据传李冰父子降龙治水锁岷江孽龙于离堆之下,后人立祠祭祀,宋初,改为伏龙观。观内陈列有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雕刻的李冰石像,是1974年修建外江江闸时从河床中打捞出来的。

站在伏龙观的后殿上,滚滚岷江便一览无余。在拐弯处,滚滚岷江被一条像鱼头的长坝一分为二,分为内江和外江。由于这段河道的河床外高内低,再加上正有一个弯道,所以鱼嘴分水后在春耕季节江水流流量小时,主流就有约六成的水进入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用水。洪水季节,流量急增,水位大幅提高,水势受河床弯道的制约明显减少,再由外江一侧江面较宽,内江侧江面较窄,内江的流量会自动低于外江,进水约四成,这样,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难题。

现在的鱼嘴,已是钢筋混凝土建筑,但从前它可是土石做基,用卵石竹笼护堤。紧接鱼嘴的这道长堤叫金刚堤,金刚堤尽头处成了一个斜坡,然后是一道矮坝,这就是飞沙堰了,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内江泄洪排沙。从鱼嘴分进的内江水,被离

闲的最好去处。他自备了音响设备,会吹唢呐,从北京背回一面大鼓,锣鼓一响,舞姿翩翩,村民们每天在他家门前跳一阵秧歌,倍感轻松。正月在小牛群镇花灯会上,小梁底村的武场(敲锣打鼓吹唢呐)获得了全镇一等奖,秧歌获得二等奖。

走进张久成的院子,看似有些凌乱,其实是各种石雕用料和树根木墩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多数都是半成品。三间瓦房他把客厅改成了雕刻室,案台上摆着没完成的作品模型和一些图纸。

张久成呢?

去北京打工了。他的爱人一副庄户人的打扮,言语利索。她告诉我们,张久成是个闲不住的人,农村活样样拿得起,而且在建筑工地还是个大工,回到家就摆弄石头和树根,还能作画。我一眼他亲手绘制的两张壁画,一张是两只鸟一雌一雄,翩翩飞舞,耳鬓厮磨。另一张雄鸟在飞,嘴里衔着食物,雌鸟在鸟巢雀跃,像是饿急了等不及了。咦?在壁画旁边还有一个投影仪。这也是他制作的。张久成爱人的介绍另我惊讶不已,他简直无所不能,啥都能做。

走出张久成的家,门前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猎猎飘扬。旗杆和旗杆是张久成亲手制作,红旗已经换过几面。门前升旗旗,是小梁底村最庄严的时刻,伴着国歌声起,山村的正气和文明之风也在升腾。

回程的路上,我们热议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涵。在广袤的农村牧区,除少部分在温饱线徘徊需要精准扶贫解脱贫困外,多数村庄已经衣食无忧了。在这种背景下,追求时尚,提升品位,以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已经在农村牧区悄然兴起。记得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这样说过,有时间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休闲。

早晨出发时还是响晴的天,而中午不知何时云已将太阳遮住,雪花飘然而至,洋洋洒洒的雪片迷蒙了视野。在松树梁顶的迎客松下,我们特意停了下来,回首望小梁底村,雪雾中的山村游荡着休闲的诗情,挥发着别样的冬韵。

亮丽风景线 我的家园我的梦

堆一顶,自然旋流起来,每当夏秋之季水流量大于宝瓶口的可流量时,宝瓶口不能通过的水主要从飞沙堰泄出,而且旋流所泛起的泥沙也就从飞沙堰一齐流出去了。

宝瓶口位于玉垒山和离堆之间,是李冰开创都江堰时凿开的倒梯形引水口,是控制内江水进入成都平原的咽喉,犹如瓶口一样,严格控制着江水进入成都平原的流量。

就这样边走边想,不觉已走过安澜索桥。安澜索桥最早称绳桥或竹藤桥,这与它修建的材料有关。到了宋代,改称评事桥,明朝末年毁于战火。清嘉庆八年(1803),何先德夫妇倡议修建竹索桥,以木板为桥面,旁设扶栏,两岸行人可安渡狂澜,故更名安澜桥,民间为纪念何氏夫妇,又称之为夫妻桥。

过了索桥,抬头望去,在绿树掩映中,位于玉垒山麓的二王庙露出屋檐翘角,不时传来的钟馨之声,给人以无限神秘之感。二王庙原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北朝时望帝祠迁往郫县后,蜀人为表达对李冰父子功德的崇敬,将其改为纪念李冰父子的专祠。

就要离开都江堰了,但李冰父子首创的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六字诀和遇湾截角、逢正抽心八字格言不时在耳边回响。一项距今2200余年的水利工程如今仍在发挥作用,造福民众,真可谓惊天动地,泣鬼神,堪称奇迹!岷江虽曾桀骜不驯,但在李冰父子面前却婉约驯服得不可思议,像个听话的孩子。

还是余秋雨讲得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病 出来的健康

□邱贵平

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时候,恰恰是健康状况开始不佳的时候。注意一下周围,你会发现,小病不断大病不犯的人,往往比小病不犯一犯就是大病的人长寿。久坐成道久病成医,小病不断的实践出真知,懂得在日常生活如何调理和保养自己。

我曾经是个抽烟不睡,喝酒不醉,极没有生活规律的问题青年,总以为自己百分百健康,疾病离我十万八千里,尽情挥霍健康。谁能想到,疾病说来就来,二十四岁那年秋天,连续半个月低烧不退,咳嗽不止,盗汗不停,打针吃药不见效,结果竟然是肺结核。

我对肺结核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前,以为是不治之症,联想起鲁迅小说《药》中华老栓用人血馒头给儿子小栓治肺病的情节,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绝望,好像大限将到不久于人世。听了医生的解释,才渐渐冷静下来,同时也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态度。这一反思就反思出一身冷汗,劫后余生的样子。看来是老天爷在提醒我,再不珍惜身体,可就下不为例了。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居,从辩证的角度上讲,我这病生得及时而有价值。

从治疗那天开始,我便干净彻底地把烟戒了,酒虽然还喝着,但平常基本不喝,只有逢到知己和登上高山之巅,才开怀畅饮。坚持服药十个月后,病灶钙化痊愈,但我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继续严于律己,小心呵护自己。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体重由



雪域驼峰

汤青 摄

大姐

□周国栋

大姐回家了,看着车站里满脸奔走的人流,心内涌动出了久违的感觉。这种感觉,从记事开始便一直陪伴着我,直到今天。

我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留下了大姐厚重的印迹。没有大姐,就没有我越来越好的今天。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为了贴补家用,还不到18岁的大姐便早早的走出省外,走上了艰苦的打工谋生路,小小年纪就成为我们小家生活的顶梁柱!我总是特别珍惜和大姐相处的时日,小的时候,大姐每每刚一回来,因了担心她的返回,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大姐,你哪天回?

这么些年了,除了母亲病重的那些时日,这次应该是大姐在海拉尔停留时日最久的一次,而我却一直没能坐下来和大姐敞开心扉聊聊天,家长里短。固然是工作繁重,事物琐碎,但真正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年龄的增长让我越来越多了些浮躁,可我心里的呐喊,还是想让大姐知道。

大姐,我知道,我的名字凝聚了姐姐对我深深的爱。原本父母按照家谱为我起了很俗气但祈盼能幸福、健康的名字,可执拗的你在为我落户口时偷偷给我改了今天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每说起来,你总会得意地说是你的灵感给唯一的弟弟

原来的一百零几斤上升并保持在六十五公斤,以我一米七的身高,这是标准体重。我身体状况良好,连个感冒都没有,对自己的健康越来越自信,疾病真的离我越来越远了,说起来,这一切,都是病出来的。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中写道: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是脑膜炎之类;二是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之病之难也。

是的,生一点病确实是福气,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从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倍加珍惜健康。也庆幸自己得过肺结核,因为肺结核是一种文艺病,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患过此病。比如肖邦、契诃夫、雪莱、梭罗、普鲁斯特、鲁迅、郁达夫、林徽因、瞿秋白,还有林黛玉,都是文艺范。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只有有钱有闲的贵族名流,才有可能去各个疗养院修养治疗。通常肺结核患者面色苍白、身形消瘦,正好符合当时大众的审美。而午后出现的潮红又为肺结核患者苍白的脸上增添了红晕,看起来异常优美。因此,那时,得肺结核曾经被认为是时髦和美丽的,当然是致命的。

患肺结核的我,不仅病出了健康,还病出了一定的才华和气质,真是走了狗屎运。

患肺结核的我,不仅病出了健康,还病出了一定的才华和气质,真是走了狗屎运。